

# 点一束光,做个“地下王国”的探路者

◎ 记者 刘青 图片 受访者提供



▲ 匠人:朱晓倩,“出发吧”创始人。

“穿越犀牛洞”是“出发吧”耗时6个多月打磨出的一条充满挑战的洞穴探险线路,在全长17.6公里的洞穴探险之旅中,参与者在洞穴里翻山越岭,在黑暗里遭遇瀑布、暗河、绝壁、天坑、狭缝等无限风光。

在重峦叠嶂的贵州,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的山地网与街巷道路网相互交织着。人们从一处到另一处去,总要翻山越岭。倘若你喜欢另辟蹊径,往往能看见更多的风景。

于是,在可以搭乘飞机抵达世界各地的今天,有人选择了另外的方向。创立“出发吧”六周年后,贵州女孩朱晓倩回溯着每一趟“不断向下”的地心之旅,好像不止一次地接近过去,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真实。



“所以,我把诗和远方暂放一旁,地心之旅点燃了我的生活,我愿为更多人再造一个它。”

六年前,朱晓倩第一次进入犀牛洞,讶异和惊喜随之而来。“原来,洞内的世界如此不可思议。”失去双目的蜡白蟹在黑暗的环境下白化,洞穴成为它们生活的全部领地;蓝得发绿的钙化池历经岁月的沉积,绚烂又纯净;头灯照亮在晶莹剔透的鹅卵石上,洁白得像雪花,又像宝石……

朱晓倩和同伴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些可能是“一生一次”的时刻,身处其中,每个个体不再具有多重身份,他们前所未有地找到自己、成为自己;随后,只需短暂的时刻,他们便联想到自己的过去与未来。这种“没有谁能找到你,你也找不到任何人”的感受是奇妙而独特的。每当这样的时刻来临时,朱晓倩总感觉自己正迎来一种平静的兴奋,“洞穴恰如其分地隔绝了我们的身份,重建了我们与自己对话的美妙时空”。

洞厅里的奇观成为朱晓倩的想象力之源,它唤醒了人与自然相处的最纯粹的记忆。这种记忆或许缥缈,却在

与眼前的奇观结合之时产生一片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置身于亿万年形成的空间之中,朱晓倩宛若新生,她说:“我在欣赏,也在思考,一点点恍惚之后,我感谢自己有勇气走入这里。我获得了和自己对话的契机,一切都释然了。”

创立“出发吧”以来,朱晓倩三次穿越犀牛洞。从“圆梦者”到“梦想缔造者”,朱晓倩始终相信,洞厅里的世界是无限大的,尽管身处其中的她只能看见一点点光亮,但这一点明亮的引力足够强韧,引领她抵达另一个世界,而她也成为一名引领者。花六个月时间打磨一条路线,朱晓倩和“出发吧”的教练团队将犀牛洞里的道路和分支走了好几遍。她希望自己精心挑选的线路既是开放且具有挑战性的,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行程的体验感。

比如,在遇见暗河后规划一条皮划艇可以通行的线路,计算好不同年龄、类型的人群从第一个汇合点到下一个汇合点需要的时间,将不适合徒步的分支排除,以及一场充满巧思又盛大的洞穴晚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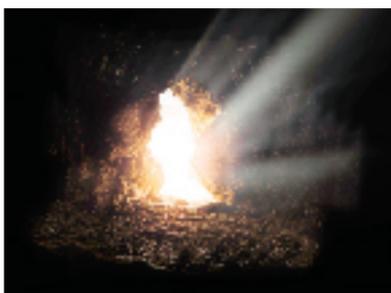
朱晓倩相信,一次称得上“极致”的探洞旅程一定伴随着“极致的风景”“极致的体验”和“极致的虐心”。她记得在“初心之源”(犀牛洞内一片蓝得发绿的钙化池)与同行的朋友聊起自己创业的决心、出发的初心、对生活的热爱,也引发了一场关于“为什么创业”以及“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的愉悦讨论。她还记得在一次穿越途中,一个女生从背上负重包的那一刻便放声大哭,哭声伴随了一路,直到走出洞穴见到太阳的一刻,这个女生告诉她:因为没有退路,她才能坚持走出来,而那一刻,她感谢自己以这样的方式重拾自信。经过一路上的相遇与相识,朱晓倩突然发现,“我好像已经成为诗和远方的缔造者”。

“当深入洞穴成为我挚爱的事业时,我和各行各业的同行者组成了不同的团队,一起经历磨难,在黑暗中克服鲁莽与恐惧,也在陌生与未知的场景中交付对彼此的信任,合作也从洞厅向外延伸。”

朱晓倩说,创业的成就感来自洞穴里的风景与发现风景的人,也来自自我探索之后的种种可能。她确信那些存在了千万年的东西一直存在,那是比地上世界更丰富、更绚烂的存在。

“当你仅凭着在互联网上搜索来的零星资料和临时购买的简陋装备进入只有两三百米深的洞穴时,身后的洞口越来越远,对眼前环境的感受越来越被放大强化,以前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石头、流水,忽然变成了书中描绘的样子,那是怎样的感觉?”十几年过去了,晋浩回忆起他第一次进入四川邛崃的一个洞穴的情景,仿佛浩瀚苍穹笼罩头顶,留下了超越时空的感官记忆。

刚开始,洞穴给晋浩的感觉只是一个“怕”字,但他又止不住强烈的好奇心。那些不知名的洞穴不深,也不险,只是在初接触时给人一种巍峨的感觉。他硬着头皮走到洞底,不过两三个小时,竟生出“不知边界”的渺小感。直到2010年,晋浩走过了四川大大小小的洞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探险队。运营几年之后,晋浩做出一个了不起的决定:将探险队做成商业化项目。“如果要把洞穴的样子和它存在的价值传递给更多人,去现场看看是第一步。”



纳新的过程是漫长的,而引领晋浩一路向前的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交汇的成就感。2017年,晋浩和团队受国家地质调查局下属单位的邀请,前往云贵高原地区的乌蒙山。乌蒙山地区多为喀斯特地貌,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导致的人口与环境矛盾常年存在。“我们进入洞穴,通过对岩溶区的水文地质进行勘查,找到了水资源的储藏区域。”这样的社会实践项目是晋浩看重的,他首先在自己所构筑的空间中沉浸了多年,随后亲自破除边界。晋浩相信,把积累的技能与经验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可以改变许多人的生存现状,也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

四五年前,晋浩仍然会收到许多提问:洞穴又黑又冷又危险,你们为什么要去?

他这样评价自己深入洞穴的意义:“我希望将来,人们可以知道自己和洞穴的关联,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那里探索。”他将洞穴看作人类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庇护所,也在深入洞穴的过程中增长了大量新知识。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洞穴内的奇观有多壮美并不是晋浩最关心的,他在意的是在这些与外界物质能量交换极少的封闭或半封闭空间中,还有多少人类从未感知的。在晋浩眼中,“洞中一日,世上千年”似乎并非谬传,生物、气象、环境的流转规律在洞穴深处被保留下来,同时,也在遭遇



▲ 匠人:晋浩,四川洞穴探险队长,成立至今,四川洞穴探险队探过六七百个洞穴。

不可逆转的破坏。“要知道,即便是人类非常微小的社会活动,也可能造成洞穴内的失衡。这些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对整个片区的多样性造成巨大的影响。我们向洞穴索取而不自知。从古至今,这种关系从未改变。”

从一个人深入洞穴,到引领一小群人进入全新的领域,这种还未被接纳的觉悟,像是在黑暗的洞口点起一束火光,照亮更多人去往更远的方向。

晋浩明白,与地理意义上的道路同样重要的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之路。在洞穴中,一些秘密被揭示,一些人类文明的痕迹重新露出,一些探索仍在坚持,而人们前所未有地被连接在一起。

